

青未了

梵高作品《午睡》。《绘画与眼泪》书中的很多实例来自梵高的作品。相较于文学和音乐而言,绘画是不容易使人动容的;如果一幅画能使人落泪,那它该有多打动人。

人们通常认为,艺术可以浸润心灵、陶冶精神,学艺术的人耳濡目染,性情便自然趋于良善。然而不久前在网络和纸质媒体上格外引人关注的一个案件,却一如我们的东邻日本刚刚发生的由地震、海啸带来的核泄漏危机,引爆和强烈震撼了社会的神经。

国内某著名音乐学院钢琴专业的一位三年级男生,驾车送女友回来的途中,撞倒了骑电动车同向行驶的一位26岁女性。肇事者先判断被撞的是农村妇女,难缠,又看到受害人受伤不重,还睁着眼睛,怕记住自己的车牌号,于是向受害人没头没脸地连捅八刀致其死亡,因驾车逃逸又撞上一对情侣后被抓。

网络沸腾了,人们震惊了!难道肇事者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被他撞倒又挥刀相向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同类,一个年轻的母亲,一个善良的妻子?为什么一个自小练钢琴、学业优良、屡次获奖的大学生竟没有半点恻隐之心?这仅仅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个案吗?备受家庭、学校和社会关注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带着这一连串的疑惑,我一口气读完了山东教育出版社近期推出的《天下父母》丛书,若有所悟。该丛书共分为《父慈母爱》、《儿女孝道》、《大爱无疆》、《教子有方》四册,其素材均来自山东电视台的“天下父母”栏目。编著者从该栏目开播五年来全部节目中精选出近百个感人肺腑、发人深思的真实故事和嘉宾访谈,加以提炼、升华,每个故事又有名家导语和教育专家点评,分类结集出版。读后掩卷,深思而叹息。每一个故事都是一首爱的颂歌,这套丛书就是一部取自生活的爱的教材。我不禁突发奇想,如果我们前面提到的肇事者是听着这样的故事长大的,他的故事又会是怎样的结局?我们的社会将是怎样的气象?

长期以来,我们的家庭、学校和社会对教育不可谓不重视,然而在教什么、怎样教,要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上,却莫衷一是。从“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到“跟着感觉走,紧拉着梦的手”,再到“千万别把我当人”、“我是流氓我怕谁”,利益驱动下的媒体和图书推波助澜,充斥着血腥、暴力、色情、贪欲、自私、弱肉强食、恃强凌弱的渲染,在这样的氛围和教育下,施暴者又何尝不是受害者?《天下父母》丛书的编辑出版不但告诉我们应该为孩子的成长营造怎样的情感氛围,而且回答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那就是除了知识和技能教育外,我们更需要用爱教育,充满爱心地去教育,教育孩子们学会爱。

其实爱的教育,并不是一个新课题。它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得到系统表述,并践行了两千年。大河文化、农业文明和自然经济,孕育了中华文化注重氏族、姻亲、宗法、血缘关系的伦理意识和道德精神。在儒家的仁学思想系统中,“亲亲”之爱是植根于人的内心,使人区别于禽兽的自觉意识。由

“亲亲”到“泛爱众而亲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便由人性之本上升到伦理、政治直至社会和谐。由此看来,从书中的《父慈母爱》、《儿女孝道》讲述伦理之爱,《大爱无疆》推广社会之爱,《教子有方》提倡爱的教育,正体现了中华文化追求和谐的精神。在此意义上,这也是一套实行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天下父母》丛书吸引读者的地方,主要体现在立意的时代性、内容的生活性和形式的灵活性几个方面。首先,针对时代痼疾,倡导伦理道德精神,注重社会教化。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生活环境的改变,物质利益的诱导,价值观念的多样化、复杂化,使得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滑坡。该丛书彰显人性,突出道德,注重教化,是对处于转型阵痛中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灵魂的净化和洗礼。其次,每一个故事都来源于我们的时代,我们身边的日常生活,使人感到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真心、温情、感恩、感动和爱的奉献。平凡真实的故事讲述着孝悌忠义,昭示了人间正道、无疆大爱。再次,丛书在形式上没有说教和灌输,而是以生动的故事吸引人,以真实的情感打动人,以人生的哲理提升人。名家导语和专家点评深入浅出、画龙点睛,读后让人有茅塞顿开、精神升华之感。因此,这套丛书也为当今的出版业和媒体如何弘扬正气、扶正祛邪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现代社会出现的问题,绝不仅仅表现为本文开头提到的案件之类,也不仅仅发生在中国。世界范围的生态危机、种族矛盾、恐怖主义、精神病患还在加剧,这一切无不来源于人心的贪、嗔、痴,何以消除危机,唯有教育,唯有爱心。在此意义上,《天下父母》丛书所倡导的爱的教育,是一剂救世良方。唯有爱的教育,可以浸润人的内心,唤起人的良知,使人以无疆大爱之心,与自然、社会和他人和平共处一个和谐的世界。



《父慈母爱》  
韩国强等 编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0年11月出版



现任《星期日泰晤士报》首席书评人约翰·凯里,曾任牛津大学教授,被认为是英国最杰出的批评家之一。他身为资深学院中人,著述观点却是相当民粹,评介艺术时也总是关注艺术与普通生活的关系——只是这关系,在他眼中多半常常面目模糊动机可疑。

在其《艺术有什么用》(译林出版社)一书中,他就提出了五大问题:什么是艺术品?高雅艺术就更好吗?科学能否提供帮助?艺术能使我们变得更好吗?艺术能成为宗教吗?这些在美学史和批评史上被不断提出的问题,至今仍然难以定论。约翰·凯里结合现代和后现代的艺术理论与实践,再次一一辨析,结论都颇出人意料。这位老牌评论家当初的走红,即是由文字风格偏执之作《知识分子与大众》奠定,他在此书中郑重其事地宣布,知识分子跟希特勒一样,都是鄙视民众的,为了维护他们的优越地位,而不惜动用文化手段。在他看来,现代艺术即是知识分子对抗大众的手段,这个说法延续到《艺术有什么用》里更进了一步,他提醒人们:艺术不仅“不能战胜死亡或者让生命长存,它不能解释整个宇宙。它不能使一个道德信条付诸实施。相应地,对于善恶它总是处于一种相对无能的地位”,而且“艺术崇拜是超验的,它鼓励我们鄙视普通人”。

约翰·凯里的行文如赌气说话一般。据说,这是其追求平民文风的结果。只是,自视为民众代言人,他真的在为民代言了吗?他的文化立场在哪里呢?《艺术有什么用》貌似后现代的观点背后,是学理修养的不足。艺术虽不是什么好东西,在约翰·凯里眼里也不是所有艺术都要不得,可能是他曾经多次担任布克奖评委会主席的缘故吧,书中终极性的艺术诊疗是:文学优于所有其他的艺术。

读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美术史论与批评系主任詹姆斯·埃尔金斯的《绘画与眼泪》(江苏美术出版社)时,翻过几页之后,才突然意识到约翰·凯里对精英指责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多少有些对20世纪现代主义文化自我封闭的愤怒之情,虽然,他们论及绘画与艺术的方式全然不同。

《绘画与眼泪》的另类或非主流表达程度远远超出了《艺术有什么用》。中文版序言第一句就说:“你手中的这本书并不是一本普通的艺术史、艺术理论或者艺术批判方面的书,也不是一本特别的西方艺术史教材,甚至不是一本典型的英语读物。”那它是什么?它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它讨论人们面对绘画作品时哭泣这一主题,谈及人们为何会在观看绘画作品时哭泣、崩溃、昏倒,感到被“击中”。大多数人可能从未在一幅画前哭过,甚至从未产生某种触感至深的情绪,绘画作品让人们悦目,它们予人欢畅,观看后令人愉悦、轻松,旋即人们转身离开,去欣赏其他作品。

而事实是,没有任何方式能引导人们在绘画面前产生强烈的感受,更别说哭泣。但埃尔金斯一方面不认为任何作品都能催人泪下,也不主张拿着擦眼泪的手帕在博物馆观画;另一方面,却想方设法尽量寻求人们为画而哭的现象和原因:绘画作品能够深深吸引人们的想象,但它需要时间慢慢体会,以及对不寻常经历的坦然面对。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曾经问:“谁来为眼泪撰写历史?”埃尔金斯认为17世纪和18世纪人们流下的是“思考之泪”,它反映出人的情感和思想,甚至可以是一种和上帝交流的方式。20世纪流下的是欲望受挫、情感简单的眼泪,代表着孩子气和女人的软弱。如今,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艺术里,眼泪被视为没有智力的表现,所谓的高雅文化里都充盈着嘲讽,爱上一幅画,如同爱上任何事物一样,为它而哭,是需要承担风险的。《绘画与眼泪》对画家们也进行了分析:“很多专业的艺术家从事者并非真的深爱绘画,他们所热爱的,只是那种以为自己真的热爱的感觉。艺术家通常对艺术都很狂热,有时甚至激情四溢。但我想,他们所感受到的只是一种学术的激情,对智力追求的激情,并且这种激情被包装在现代艺术讽刺性的外表之下。”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就是全书的最后一句:“我知道,无爱的生活更加易于生存。”

在这两本书之间,还有一本迈克尔·基尔德曼的《碰巧的杰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作者像一个高妙的走钢丝绳的人,能够把艺术的功用从现实的这一端,带到理想的另一端:“艺术品的价格也许会变,但艺术在精神上和哲学上的价值却应该是恒久不变的。人们有时将艺术高高在上地摆着,好像只有社会精英才能接触,或者反过来,一旦市场崩溃,则幸灾乐祸地看着艺术像被摒弃的偶像那样摔成碎片。这两种态度都是对艺术真正价值的浪费。艺术应该被看成这样一种东西——它可以让我们每天的生活变得更加开阔,并且能教会我们更敏锐地感受生活。艺术并非全然地无所秉持或无所顾忌。好的艺术能使我们的境界得到提升。”

## 碰巧的艺术和眼泪

[原色视域]

文 / 韩青

## 呼唤爱的教育

文 / 杨存昌

@必读呢本:《天南》,终于把这本书读完,也算是消除了落伍的焦虑。我是个出身乡下的人,至今还觉得不能脱离乡下人的积习,所以对于书中有关文章,就不去说它了,至少欧宁是有心去做些事的,但与文学是否有关,是另外一回事。说点题外的话,这杂志的广告倒是能与内容形成强烈的反差,难道这是精英们想得到的效果?

@波斯蜗牛:从无黄金周出游习惯,这个五一更是如此,除了睡觉几乎都陪着蜜贡母女。间或翻看新井一二三的《独立,从一个人旅行开始》。在《万象》上常读她的文章,写金子美玲那篇尤其难忘。她的中文并无老外式中文的夹生感,有简洁、质朴的天真乐趣。借她的履迹神游,看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女子的行脚故事,不亦乐乎。

@一起笑忘书:恐怖主义书单:非虚构——《巨塔杀机》;虚构类——《豺狼的日子》、《阿富汗人》(弗赛斯)、《彩虹六号》(汤姆·克兰西)、《谎言之躯》(伊格内休斯)、《众神的风车》(西德尼·谢尔顿)、《恐怖分子》(厄普代克)、《魔鬼窝》(劳伦斯·桑德斯);沾边——《恐怖分子的阳伞》(藤原伊织)。

@毛丹青:日本书店三省堂设置了专柜特卖跟中国有关的书籍,政治、军事、经济什么的,但唯独见不到文学类的书。我问店长:“怎么不把文学书拿出来呢?”他回答:“地方有限,不如放上容易卖的,文学不容易卖,而且也不多。”我又问:“什么书容易卖呀?”他回答:“杂书类相对好些,得慢慢卖才行。”

@太阳跳舞:《危险的关系》,喜欢。珍藏本、精装、厚、重,以及最重要的,漫长而严谨的导言——都让我真切地回到中学时读译文名著珍藏本的体验。导言通常在读完之前是不看的,虽然名著不怕剧透,但导言“在场”的镇定作用很必要。那是译文应该有的样子,天眷人顾,岁月静好。